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物①

巴爾底山

《巴爾底山社出版》

燎原出版社

❖❖❖重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物❖❖❖

十字街頭《魯迅主編》

1975年5月燎原出版社重印
精裝一冊 H.K.\$160.00

“十字街頭”，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左聯）刊物，魯迅主編。1931年12月11日創刊，為4開4版的時事、文藝、綜合性小型報刊，原為雙週刊。第2期於1931年12月25日出版，第3期改為旬刊，1932年1月5日出版，前後共出3期便停刊。

本社現以16開本重新排印，為了存真，並將原本縮影附錄於書前，以供研究者參考。

巴爾底山《巴爾底山社出版》

1975年5月燎原出版社重印
精裝一冊 H.K.\$120.00

“巴爾底山”，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物。“巴爾底山”即襲擊或游擊隊之意。第1期1930年4月11日出版，第2、3期合刊。1930年5月1日出版，第4期1930年5月11日出版，第5期1930年5月21日出版，16開本，旬刊，共出5期便停刊（第2、3期合刊，實即4期）本社現據原本影印，以供研究者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參考之需。

前哨《第一卷第一期》

——紀念戰死者專號

1975年5月燎原出版社重新排印
精裝一冊 H.K.\$200.00

“前哨”，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機關刊物，1931年4月25日創刊，16開本，創刊號為“紀念戰死者專號”，即紀念被國民黨所殺害的李偉森，柔石，胡也頻，馮鏗，殷夫等五位左翼作家和另一位左翼戲劇聯盟盟員宗暉。內容有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國民黨屠殺大批革命作家宣言”，“為國民黨屠殺同志致各國革命文化團體及一切為人類進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書”，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以及“被難同志傳略”，“被難同志遺書”。

“前哨”自第2期，由於印刷及發行困難，改名為“文學導報”，原定半月刊，但由於國民黨白色恐怖之下，不能如期出版，第2期於1931年8月5日出版，第3期於1931年8月20日出版，第4期於1931年9月13日出版，第5期於1931年9月28日出版，第6、7期於1931年10月23日出版，第8期於1931年11月15日出版。

現本社取得“前哨”創刊號，由於原本模糊不清，特不惜資金重新排印，為存其真，仍將原本附錄於書後，以供研究者參考對照。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刊物①

巴尔底山

〈巴爾底山社出版〉

燎原出版社

巴爾底山 (1-5)

定價 HK 120.00

1975年5月香港重印第1版

出版者：巴爾底山社

重印者：燎原出版社

九龍郵箱K-1276 號

印刷者：優美柯式印務

電話 3-939180

巴尔底山

第一卷第一號

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號

上海巴爾底山社出版

每月發行三次
每期定價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關於文化侵略問題

李德謨

尼奴隸見解，我們非加以抨擊不可。

二

文化侵略是不是有這回事，是不是應該反對，文化侵略是不是就是反西洋文明，而且因此是不是就會成為國粹主義，這些問題在國際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是有一個正確說明的必要。在未入本文之先，我們似乎應當提到胡適。他是不贊成反文化侵略的；他認為反文化侵略是民族主義者的政治手段，是國粹主義，是維護中國文明而拒絕西洋文明的；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根本就沒有這回事，西洋文明（所謂德先生與賽先生）是應當充分接受的。胡適的這些見解，讓有閒心的人去參看胡適文存，新月月刊，恕我不在這裏旁徵博引；總之胡適的見解是這樣的。這既是一種見解，胡適不過代表這種見解而已，因此同意於胡適這一見解的人，不消說是非常之多。所以這種實是帝國主義說話，替統治階級說話的十

文化侵略不成一名詞，這要看帝國主義成不成一名詞，也就是說文化侵略有沒有這回事，要看帝國主義侵略有沒有這回事，祇因為文化侵略本身是帝國主義侵略的一個構成分子。胡適是不承認有帝國主義這個東西的，更不承認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之普遍的崩潰，大概都是沒有好人，尤其是沒有好人政府；文化侵略也就是沒有這回事的，那都是妄人造的謠。關於帝國主義本身的問題，我請他看霍布孫的「帝國主義」一書，列寧的「帝國主義論」那就算是謠言之罷。關於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問題，我請他看孫樹芬的「經濟侵略下之中國」一書。「新月」時代的胡適，比「努力」時代的胡適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了，現在總再不會說帝國主義沒有這東西了，帝國主義沒有侵略中國了，反之，也就是胡適相信有帝國主義這東西，并且牠

目錄

關於文化侵略問題	德謨
從詩歌說起	N. C.
甚麼是反動？誰是反動派？	致平
廣大的貧民	II. C.
無獨有偶	子民
沒落的並非新文藝	溶城
悼「光明大學」	王泉
奴才的悲淚（諷刺詩）	白莽
「蘭芳」先生	鬼奴
中國文學的新史料	志準

侵略中國，牠在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上，發生着作用。然而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所發生的作用的程度，在我們的了解下面，我們說是絕對的，假如不能估計認識的很明白，則必然忽視此程度的絕對性，而以為相對的，那牠必然會說出「沒有文化侵略」這句話來。這就又是胡適。他只好自認這一百零一尺的竿頭，他沒有法子更進這另一步了。我們從帝國主義本身來說明文化侵略之內容，作用，與必要性，這是第一義，而從文化本身來說明文化侵略之存在，這是第二義。帝國主義要使殖民地人民能夠消費較高級生產的生產品（這是牠的剩餘生產物）及運用較高級生產的生產工具（這是牠掠奪賤價勞動力），他不得不提高殖民地人民的文化程度，同時因為又要防止這一文化進步轉變為殖民地人民民族覺醒的泉源

所以同時又非麻醉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識不可。這就是文化侵略的根本內容的主要作用。這樣，帝國主義陣線的一支生力軍便不得不是以基督教為靈魂的教會及其事業，就是一方面要把殖民地人民使之適合於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一方面又要麻醉他們使之相信帝國主義是救主，一方面辦學校，設醫院，教你知道科學，一方面又開教堂教你信仰上帝。這不是很顯然的嗎。至於從教會事業本身來觀察，則教會事業——學校，醫院，教堂，青年會及其他教會事業——在中國各地的發展及其在中國各該地所處的地位，以及教會人物對中國社會所發生的作用都能夠證明這一種侵略的存在，而且這一種侵略，不是無意的，反倒是有意的在執行牠所負的任務。詳細的內容，可看中國青年會協會的出版物，我不必在這裏列舉。從理論上，我們既承認帝國主義，便不能否認文化侵略，從理論與實際上，我們又說明與證實文化侵略的存在。

三

這下，我們問題不應該反文化侵略。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我要先問我們不應該反帝國主義。

四

可是另有一種見解，以為教會輸入西洋文化，就是說提高了中國的智識水平線，這對

中國是有益的，所以不應該反對。好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還提高了中國的經濟水平線，這也是對於中國有益的，那當然反經濟侵略亦同樣的可以算是妄人了，這樣一來，胡適只好仍然退回努力時代去。

五

於是我們來討論西洋文明與基督教，以及反文化侵略與國粹主義兩個問題。所謂反文化侵略，主要的是一個反基督教運動，並不涉及於西洋文明這另一個範疇。因此我們要分別西洋文明與基督教這兩件東西。西洋文明是甚麼，似乎這裏沒有詳細說的必要，但是這一個名詞所代表的一種文明，我們卻要有一個認識，就是希臘羅馬時代的文明，與中世紀的文明，與近代文明，不能把西洋文明一個名詞就把牠們概括的了。胡適所歡迎的文明總不會是中世紀以前各時代的文明，而必然是近代文明，近代文明是甚麼文明，不消說是資產階級文明，因此胡適歡迎的是資產階級文明；資產階級文明與基督教有甚麼分別，這基督教也隨時代而異其內含，但本質上基督教總是每一個時代的統治階級的工具，因此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督教是資本家的工具，為構成資產階級文明的一個要素。我們反文化侵略，就是反基督教，一方面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外來的教會，一方面反對奴役於帝國主義者的中國教會，完全不是普遍

的反對西洋文明，因為不合帝國主義侵略性的西洋文明，在這兒我們沒有要去反對的必要，雖然我們沒有歡迎的必要。所以反文化侵略，不能就誤解為是反西洋文明，因此也就不能誤解為是國粹主義。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招牌之下，中國對西洋文明的態度，已經算是修正派的了，就是承認西洋的物質文明高於中國，而中國的精神文明卻還是好的，應當保存着。這是中國產業革命初期所應有的一種現象，就是那時決心改變封建的生產關係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的這個基礎，而向對封建的生產關係之建築懷着不捨的迷戀。然而時代是前驅的，中國的國粹主義已經入了墳墓，即這個半國粹主義，也將近要崩潰了。因為我們井不要那半封建的文化（中國目前固有的文化），而且我們還要消滅牠，代之以比資產階級文化（西洋文明）更進步的文化；正因為基督教對殖民地所施佈的文化，含有絕對的反動性，牠一方面固然提高了中國的智識水平線，一方面卻掩護中國的封建文明，并且這是主要的目的。我們反對文化侵略，而國粹主義的罪名卻與我們連接不攏來，反之，倒是那些外面很表示接受西洋文明的人，有那國粹主義的嫌疑，有那保護中國封建勢力的嫌疑。胡適把吳稚暉捧作「世界主義者」，說他「大膽宣言中國人道德淺薄，西洋人道德高明」那知吳稚暉卻是擁護這

後傳道德（封建文明）最力的一人。就是胡適，亦何獨不然。所以西洋文明與基督教（文化侵略的主體），反文化侵略與國粹主義這兩個問題應特正確的分析出來。

六

另外一個小問題要在這裏提出來，就是我們反對文化侵略有對於西洋文明的迎拒的態度問題。我以為這裏只有一個原則的答覆，就是合理的應該歡迎，非合理的應該拒絕，甚麼叫合理，甚麼是合理的，甚麼叫非合理，甚麼又是非合理的，這裏我們是無法列舉的。而且在此我們要注意侵略二字，就是凡是帝國主義利用來作侵略手段的一種組織的文化（基督教會），是我們主要反對的目標。

七

現在剩下一個實際問題，應該在這裏加以說明。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國粹主義者都是反對文化侵略的，但是他們卻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認中國精神文明這一點是超過西洋文明的，所以結果成為仁義禮智信的衛道大家，其而至於機械的反對全部西洋文明。我在這裏講的話，并不一點含有替這些人辯護的意味，并且還要說明他們雖然口頭上辯護東方文明，排斥西洋文明，而實際上他們才正在為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作死後，這就是現在國民黨的行徑。我們知道國民黨的政策曾經提

出過反對文化侵略的，而且一九二六年前後的教會勢力，在革命區域中是受過嚴重打擊的，但現在的國民黨無疑的是已經走上改良主義的前途，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都改為請求帝國主義讓步的口號，事實上表現於反文化侵略的口號上的就是教會學校改為華校而不能作徹底的收回，宗教科目僅改為選讀課程而不能作徹底的取消，長沙漢口的青年會杭州及各地的教會醫院，都物歸原主而不能堅決的沒收全國的青年會，全國的醫院。這些都是文化侵略的大本營，而國民黨卻終竟妥協下去，主要的也就反映國民黨對帝國主義的數個投降，因此在此對文化侵略上也就不投降。所以我說這些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國粹主義者僅僅在口頭上反對文化侵略，是不配反文化侵略的，而全身浸沒在帝國主義教養中謳歌西洋文明的人，如胡適，其對於中國民族革命，中國勞苦民衆解放的毒害，與民族主義者，國家主義者，國粹主義者殆無二致。現在，有誰人還相信國民黨是反帝國主義的，是反文化侵略的，那誰人就是與胡適一樣。

從詩歌說起

N. C.

中國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反對者們以兩重的武裝防衛自己的理論，其一是抹殺歷史，其他是曲解藝術。

無產階級文學（尤其是詩歌）的發展歷史雖不開無產階級的解放運動史。無產者從手工業工人轉變為產業工人，從無組織的狀態轉變為有組織的——由數人擴大到一廠，由一廠擴大到數十廠——一產一業的工會，更由一產一業擴大到總工會——團體；因此階級鬥爭由和平發展的經濟鬥爭轉變為非合法的政治鬥爭。這完全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必然發生的事實。

在文學上，我們可以看到許多過去的社會詩。請諸君把一八二〇年英國各地的罷工，一投，大示威運動，失業，武裝衝突聯系到雪萊的「工人進行曲」吧！又請諸君把一八四五年德國的國民狀態，——據報紙的反響，——「無產階級的抬頭，勞動的組織，社會化，」聯系到 Herwegh, Prutz Heine（海涅）等的政治的抒情詩吧！

這些詩人當中有些是「經濟並不困難的」，更有些是貴族。

這些詩歌都是針對無產階級運用原始的或初步的鬥爭藝術以求解放那時期的情緒而產生的。然而，無產階級文學成為自然生長的存在，更由自然生長的存在而轉變到意識地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即為求無產階級的解放而來的文學運動，這不能不將無產階級有相當的成長。現在國際地有了掌握政權的無產階級

(俄國)及在革命前的強有力的無產階級(德法芬蘭)。而中國國內亦有保持着其重經驗的無產階級。這是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現實的地盤。

要批評「無產階級的詩歌」的人——尤其是馮水氏——應該先要理解這些。

馮水氏——看開明(開明書店用以做廣告的小刊物)二卷七號——在他的「評無產階級的詩歌」裏面說：「我並不是反對無產階級的詩歌，我是反對那些馬克思的信徒們以自己底智識來欺騙(?)無產階級。」

他以為無產階級文學就是無產階級「提起筆來描寫自己底痛苦」的文學。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害了他們」，使他們不能夠。在他所能夠「相信」的範圍內，——這當然是怪可憐的隘狹而淺薄——在國外只有極少數的這樣的人。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構造裏面，無產階級很難享受文化的恩惠，更少可能來創造他們的藝術，然而，在資產階級的影響下面無產者的文學並不是極少數的。這是從勞苦出身或「經濟並非困難」的人轉變到無產階級去，而產生出來的。自然生長性的無產階級文學，這就是無產者之漠然的反抗情緒的產物。有資本主義社會的種種矛盾，便有無產者的種種受抑壓的威情，這便是無產階級文學的母胎。在外國所謂自然生長性的無產階級文學並不是「極

少數」的。況且，目前無產階級的長成，已經做出創造無產階級文化的地盤。無產階級為擁護或獲得自己的政權，正在拼命的鬥爭的這個時期，無產階級的組織及其威情，更不是從前那樣的漠然的散漫的東西。所謂目的意識的運動或文學是現代進步的工人的東西，就是在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及其人生觀下面產生出來的歷史的產物。

馮水氏只贊成在資本主義社會內充分受着資產階級的影響，而且又受着資本主義社會的出版界習慣所束縛的無產階級文學——自然生長的無產階級文學，而却反對鬥爭的有意識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文學。同時，他很明白「資本主義社會害了他們」工人階級，而却不贊成無產階級文學運動配合到工人們的解放鬥爭上面來，——就是說從事文學工作的人不應該參加工人們的解放鬥爭。所以他纔有這樣不倫不類的結論：「我是反對馬克思(這應該改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們以自己的知識來欺騙無產階級。」

現在可以看到誰「欺騙」誰了。

馮水氏只贊成自然生長性的無產階級文學，為的是什麼呢？大體工人的那些漠然的「奮怒和反抗」合乎他的脾胃吧。因為初期的無產階級運動在先進國的經驗中都有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傾向。我不知道馮水氏的黨籍是什

麼，但是，我相信他是一個沒有好好的把歷史認識清楚了知識份子，那末加上一點革命的(或只可說左傾的)要素，他很容易有無政府主義(或虛無主義)者的資格。馮水氏以為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無產階級是「假同情的人」。那麼，真正同情的人是什麼呢？馮水氏沒有說，——或許就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軍閥資本家，提倡勞資協助的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人吧？

「馬克思的信徒們為什麼要那樣努力地來鼓吹無產階級文學呢？」——馮水氏提出課題來了。

他自己的答案——

「這正因為他們想要乘著勞動者們在他們久已麻木的心中已生了憤怒和反抗(!)的萌芽的時候來做一個假同情的人(?)，更乘著勞動者們的熱情的時候來利用他們驅使他們，使自己在一個革命的怒潮中抓着了政權。」

我們的答案——

這正因為我們想要乘著勞動者們在他們久已麻木的心中已生了憤怒和反抗的時候，來讓輪歷史發展的真理給他們；更乘著勞動者們的熱情的時候使他們有堅強的組織，使他們在一個革命的怒潮中抓着了政權。

那個正確，事實會證明牠。

至於他的藝術至上主義的藝術觀，在目前

中國社會中，根本不值得反駁。他是不能夠驅中學生。

甚麼是反動誰是反動派 致平

我們每天閱報上海各種大報和許多小報的時候，時常看見有「反動」和「反動派」一類的文字。這些文字，無論是出於訪員之手或大先生們之口（用文字表現他們的話）總而言之，都是指某一種行動和某一種人而言的，我們要問「反動」和「反動派」是甚麼？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也同時是值得我們解答的問題。

不用說，這種文字的大量使用，並不是現在才發生的現象，在二三年前是已經有的而一或繼續到現在。這二三年間，寧願的我，只看見大人先生們使用，罕見大人先生們對於這些文字加以解釋，同時一般市民們也是不加思索地不求其解地照樣使用。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不僅值得注意解答，同時還非解答不可。

我們階級社會裏，可以看見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對立。壓迫階級是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和政權的所有者，即他們不僅在經濟上占着支配者的地位，同時在政治上也占着統治者的地位。反之就被壓迫階級方面看來，他們不僅是經濟上的被剝削者

，同時還是政治上的被支配者，和壓迫階級完全立正在相反的地位。

這兩大對立者因為其社會的地位不同，其所感覺的利益也各自相反。壓迫階級惟對於維持社會現狀即維持壓迫階級的支配地位，剝削者的地位，使被壓迫階級維持被剝削者的地位，感覺自己的利益。反過來，被壓迫階級，惟對於變革社會現狀，即變革現在支配者與被支配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現狀，感覺其自身的利益。

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因為其社會的地位和其所感覺的利益不同，在社會上時常演成種種的明爭暗鬥。在階級與階級間鬥爭的過程中，雙方所須的角色各自不同，壓迫階級，是竭力要維持社會現狀，阻止社會的變革，被壓迫階級是極力要變革社會現狀推動社會的進行。

階級與階級間的鬥爭，固然要有種種的方法使用種種的手段，而最後要以階級的力量為裁決。如果在階級鬥爭過程中，被壓迫階級暫時不能得到勝利，不能推動社會，那末社會就不能進步；並且壓迫階級的力量足以一時戰勝被壓迫階級的時候，那末社會不能進步而反要退步。這就是說，因為壓迫階級的開倒車，社會就形成反動的局勢。

反過來，在階級鬥爭過程中，被壓迫階級次第增長其階級的力量時候，就能戰勝壓迫

階級，推動歷史的機關車向前進行，使社會進步發展；並且被壓迫階級的力量不僅能戰勝支配者的地位，而且能足以鎮壓當時壓迫階級的反動行動時，就不僅能一時使社會進步，而且能確保社會的進步。

我們由此可以說反動是歷史進行的阻礙，倒開歷史的車輪；反動派便是這種行動者。這才是「反動」和「反動派」的真正意義。但是現在，許多歷史進行的阻礙者，還是在那裏說「反動」和「反動派」，我們要問甚麼是「反動」？誰是「反動派」？

(一九三〇·五·一四)

廣大的貧民

H. U.

據最近中報所載云：「北平一市，據民國十二年實地統計，貧民有六萬五千四百三十個人，極貧者三萬一千四百六十六人；至十七年，貧民為十一萬二千人，極貧者亦只七萬二千五百八十人；今據平電調查，全市貧民有四十六萬七千餘人，其中極貧者二十五萬八千餘人。其數突增至如許之多，實可令人驚駭！」

為什麼北平貧民增加得這樣快呢？中報記者默然答道：「夫北平雖稱為世界有典型之舊都市，然其實純為消費之場，並無絲毫生產力。自帝制去而庶人無生活，自首都而移而一般

依賴官吏以爲生者，頓失大窟；又加以連年災荒，一切事業，益無發展，貧民愈積愈多，理所當然！不錯，這些都是部分的原因。至於主要的原因呢？大報的記者老爺們當然是不敢說也不願說。

貧民增加如此快，是帝國主義，封建餘孽等的無窮的剝削之結果。舉明顯的例子來說吧：因美國加稅等關係，棉花不能輸到美國去，使津平七八萬棉花工人失業，變成啼飢號寒的「游民」；因爲美國麵粉的輸入，使平津中國麵粉廠關門，六七萬工人陷於失業的困境；目下的稅捐，每一城市，多至一百餘種，軍閥戰爭簡直未曾停過，並且越打越混亂越延長。山東省的許多農民，因爲受不住捐稅兵匪的蹂躪，把門貼上田契文約，聲明房屋田地都不要了，情願離鄉棄井去當難民。豫、陝、甘、晉的農民，成千成萬的逃避到各大城市。金融混亂到極點，交通破壞到不堪，油，鹽，柴，米，醬，醋，茶，都貴得怕死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不僅全無財產的工人，因失業而變成飢寒交迫的奴隸；即多少有點財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也都是日漸破產，跑進貧民的隊伍！貧民數目可驚，這不僅是北平一市的現象，是全中國各大城市的現象。

這些貧民處在無衣，無食，無住所的狀況之下，只得有些跑去當兵，替軍閥戰爭當砲灰

；有些跑去當土匪，幹那「頭在領上轉」的生活；有些跑去幹「綁票」，「強盜」，「小偷」，「拆白黨」，「流氓」，「地痞」，「娼妓」……等等危險事情；有些跑去拉車，挑貨，做野雞等等生意；有些只有白白地餓死，凍死，病死，自殺死！試看一看中國報紙消息，那一天沒有成千，成萬，成百，成十的兵士，土匪，鄉匪，災民，難民……被殺死，餓死，凍死，病死！即就上海一城而論，那一天沒有幾起盜匪案，那一天不捕幾隻盜匪。帝國主義與其各種各式的奴才們底剝削，結果是製造出幾千百萬的貧民，同時把他們活活地處死。在目前的中國，他們是沒有生路的！然而他們，幾千百萬的貧民，是一種非常巨大的力量。他們唯一的生路，就只是走進城市無產者集團，以共同之力，消除去帝國主義與封建餘孽等底剝削剝削，才能有生可謀。

無獨有偶

子民

梁實秋在「新月」上反對普羅列塔利亞文學，那理由是因爲他在「章白氏大字典」裏查出一「普羅列塔利亞」的人就是「國家裏最下階級的國民，他是沒有資產的，他向國家服務只是靠了生計子。」這是已經有人指摘過了。然而同是新月社的傅光旦，據復旦大學的

一個學生並一個教授告訴我，有一天也在同樣的教室裏叫女生不要運動，那理由是：「你們是女子，女子是生孩子的，運動有害于生孩子。」

這裏是「無獨有偶」呵！然而這種梁實秋所痛恨的「統一」，怎樣說明呢？一句話：普羅列塔利亞是奴隸，女子是奴隸（即復旦大學裏「東宮」或「西宮」裏的「皇后」也不能除外），對於奴隸，新月社諸「思想家」是一致主張嚴厲管束的。在「章白氏大字典」裏和傅光旦底「優生學」裏都說奴隸底「服務」是「生孩子」，則文學或體操，當然是「非法律行爲」了。

而且如果在國家法律上，「生孩子」既是奴隸「向國家服務」，那麼梁實秋等「向國家服務」，便正是監督奴隸生孩子了。正如犯人坐牢是犯人「向國家服務」，而牢頭底「服務」是看守犯人坐牢的一樣。他們底「無獨有偶」並非偶然，他們所做的是「合法行爲」。

沒落的並非新文藝

傅星

讀了方正先生的「新文藝的沒落」以後，讀過申報藝術界的「新文藝的沒落」一文之後，我簡直不知道方正先生在說甚麼，方正先生不但不能得文藝的必然的進展，其實他文

他是甚麼也還是不懂的。像這樣的人去觀察「中國的新文藝」，無怪他變形於色似地感慨着「新文藝的沒落實在是當然的運命」了。

假如方正先生所指的「新文藝」是資產階級的創成主義，自然主義等的文藝，那無疑地是要沒落的，用不着擔憂。但是不幸得很，方正先生好像把一切有產的，無產的文藝都包含在他的「新文藝」裏面，莫名其妙地發其「牢騷」（也許是「諷刺」）這才是一場鬧塗呢！一種文藝運動的浪濤的發生，自有牠的社會的背景以及時代的需要，並不是某一國或一地方起了「一個小波瀾」，便能夠影響了中國的文藝運動。一個作家的轉變，也是因為他明白了社會變革的必然，明白了現實社會的需要，才努力去克服自己，決不是「換塊招牌」，「販一點東洋貨」，便會「果然投合一部分青年人的好奇的心理，而獲得了小部分的讀者」。而方正先生却像他自己那樣地去觀察中國的文藝，那未免太簡單而且純直覺的了。

因為方正先生的頭腦的混亂，自然對於中國自「五四」時期直至現在的文藝運動的意義都毫無理解。所以他的這篇文章雖是在說着，真正的新的文藝，第一需要充實內容才行，可是他的文章自身正因為沒有內容而變成無意義的，已經不行了。我們只聽見他叫道：「中國的新文藝沒落了！中國的新文藝受了當然

的命運而沒落了！」不過，我們要說：沒落的不是「中國的新文藝」，那倒是方正先生所屬的階級及其文藝。

悼「光明大學」

王泉

在迎有一九三〇年春底好機運，紛紛出現的糾紛和新辦的上海諸大學底招生廣告中，最赫赫有光彩者，要算「光明大學」底招生廣告了。不說別的，單說那「院」之多，和「院長」之都是「名流」，便已非普通可比。除出「專修科」和「預科」不算，本科就有「文學院」，「社會科學院」，「藝術院」，「商學院」，「農學院」，的五個院，而「院長」，如「文學院長」是鄭振鐸先生，「藝術院長」（兼「副校長」）是李金髮先生，全都是鼎鼎大名的「學者」和「藝術家」；況且校董是名人易培基先生等等，正校長是郭泰祺先生。其「內容」之不「腐敗」不「簡陋」，一目可知！

然而報載「教育部停閉上海四大學」的公文中，却有「光明大學」在內，而且「令停閉」的理由，是：「內容極其腐敗簡陋……自應制止，以免貽誤青年」。這能不出人意料之外嗎？

查上海辦大學，慣例是只要登一廣告，有報名和收繳報名費的地方和人，事情就成功了，以後就收學費等等費，宣佈開學了，究竟有否教室似的教室，有否黑板，等等，是非自己上過當的青年學生不能知道的。除覺悟的青年們自己，有誰曾想到過他們底被「貽誤」？而且論光明大學，不能從牠究竟已有校舍租定否，已置好用具等等否來判斷，因為牠在現在至多只收到一些報名費之類罷了，後文如何，怎能先行斷定呢。並且無論如何，只要學生招得多，學費收得多，「院長」和教授既都是國人名流，「學者」，「藝術家」，校舍保得定是上等洋房，用具保得定是上等木器。

難道因為光明大學有非「忠實同志」或「不穩份子」聯進嗎？這是鬼也不會相信，教育當局尤其不會相信。鄭振鐸先生有否黨籍我不知道，但我可以「骨頭燒成灰」（借用胡適之先生底悲語）來担保鄭先生是一個最「穩」的「學者」，他是一聽到「政治」或甚至「政治背景」就目為「熱辣辣」，敬而遠之的；其他又都是黨國要人或和黨國要人有來往的人，——李金髮先生尤其是黨國當今「唯一的藝術家」。並且，教育命令一到，即刻不見光明大學底赫赫的廣告，一切都斂聲聽命，情願做不成「院長」，這不是最馴良的證據嗎？

總之，光明大學底被勒令停閉是人們意料

不到的。然而這是最可痛惜的，尤其因為當事者均是怕「政治背景」的鄭振鐸先生等，敢担保不是犯了「宣傳毒化」之類的罪而遭閉；所以我也敢胆大地在這裏表示哀悼之意。

一九三〇，二，二三。

奴才的悲淚

白莽

——獻給胡適之先生

主人，你萬主之主，
用火燒我的骨吧，
用鐵鍊我的皮吧，
我是你最忠誠，
最忠誠的奴才。

你殘暴的高聲，
已燃灼了叛亂的火鑽，
你拙笨的手腕，
已壓破了你 白的假臉
你狂踏的步調
報道已走到坟墓前！

頭，天，
把你的眼先閉掉，
奴隸們只向爲歌頌。

革命的火鑽，
只有用溫水還得暫時敵對。

是的，忠言逆耳，
是的，良藥苦口，
但你不能不相信，
即使火化了我的骨頭，
我始終未二我的忠心！

主啊，萬主的主，
死迫在我領頭頂，
只有，只有你把手段稍改變
主奴倆還得一時逃成生，
「至少，至少」你要把粉撲擦臉！

附白——中國沒有過諷刺詩，這是我的試作，亦仿胡適先生的「嘗試」之意，故以獻胡先生。

一九三〇，一，一九

「蘭芳」先生

鬼 牌

交際博士黃警頑在某小報上介紹某藝術家，言其與子民，適之，志摩，蘭芳，某某諸先生相友善。這裏所謂蘭芳，不待言是指譽滿全球，聲容并茂，唯一花衫，伶界大王的梅蘭芳了。梅蘭芳，我不想在這裏說他（應該作她罷）

，以滿足一般人的下意識）是唱旦腳戲的，是如何的下流，但是有一點不是可否認的，就是牠由相公而伶伶的。

——讓我插一段閒話。上海有一位鍾雪琴聽說也要學戲了，只要他學花衫戲，將來敢說不是第二個梅蘭芳，將來除了與黨國要人，學者名流交授外，還可以代表中國藝術「出國門」（胡適說葉楚傖沒有出過國門，我不知中國的國門在那裏，從大英帝國所統治的租界的匯山碼頭下船，那算是中國的國門吧——這又是閒話之閒話了）到美國歐洲去表現一番呢。那時不知道又有多少的名流要人去歡迎，拜謁，恭送。我不是亂講，等若能，將來她有一天鍾雪琴要出這些風頭的；胡適說：「誰出風頭，是梅小的事，」我說：「只要是兒子，不是烏龜就行了。」

話說回頭。有人會說相公與伶伶是兩個範疇，相公固然不好，伶伶在近代意義上講來，却是一樣自由職業者的藝術家，可與醫生，律師，教授等相齊觀的，前爲相公，何傷於後爲伶伶。好的，相公一層，未免太複雜了，可耐不追究，猶之乎將來有一天之不遠呢現在的鍾雪琴一樣。

但是從戲本身來說罷，以男扮女，把身段扭捏起來，把腰肢壓低下去，這在藝術界的戲劇演出上只有小花臉才有這樣的表演，然而

中國文學的新史料 志華

現在把這樣的人弄出去代表中國的戲劇，而且還要考察歐美戲劇，這除了向外國人表明在中國有一種人妖之外，沒有甚麼。至於他所考察的，却不曾是一考察歐美戲劇報告書，而是百分之百的「考察歐美和公堂子報告書」，鍾雲琴一定要把牠作為重要參考材料的。老實說一句話，假如鍾雲琴到美國去考察一次，其成績當然在梅蘭芳之下。——假如有人要問鍾國和公堂子，那是更簡便，不須化錢派人，只要寫信去要徐志摩的前內弟即張君勳的令弟鍾一份調查報告回來就好了。因此，我們請平心靜氣要有一個觀念，就是梅蘭芳到美國去并不算去醜的，中國人在各國去醜的還有千百倍於梅蘭芳的歌舞劇的。反過來說，大概已經要算榮耀的了，要人，名流，不足道矣，最反對戲劇的學者如胡適，亦且敬謁於梵王之飯店，恭送於廬山的碼頭，蓋可知矣。

其實，從中國社會的分析上，胡適，梅蘭芳，徐志摩，蔡子民，李石曾，黃梅生，張丹翁，張翠，這套套話先生，正是一套。社會的發展是有機體，就以梅蘭芳作中心這一部分有機體來講，正是缺一不可的，因為從生產關係所特徵於社會關係與階級關係上，因而在這一種社會，這個階級的藝術表現上，他們是一致的。胡適雖然反對戲劇，卻從來沒有反對過梅蘭芳，所以「蘭芳」，「先生」矣。

——文學史作家的候補人的讀書鈔，
樂華月刊與文藝批評

「何為批評」張寶平先生曰：批評者，從心所欲而寫出的話也。隨便說說也可，長篇大論也可，無論其為指摘與批評，無論其為贊與罵。約言之，批評者不外乎「贊與罵」也。「贊與罵」也可得之為「捧」與「打倒」也。

「文藝批評的贊的術語拔萃」1不易多得的作品。2這巨大的激浪。3有如吃橄欖。4兒子總是自己的好。5決不至於上當。6讀者自己去吟味吧。7在中國文壇上是不易多得的。8我們是必漸一讀的。9描寫得很好。10越寫越多了。11不是很有技巧的人是寫不出的。12優點留給讀者自己去欣賞吧。13在目前要算上品了。14讀起來很生興味。15不是老作家決寫不出來的。

「文藝批評的罵的術語拔萃」1坐在馬桶上放屁。2胖子吃了巴豆粉大瀉特瀉。3。於着羊頭賣狗肉。4天曉得。5銀金的狗矢。6掩着鼻子看下去。7賣野人頭。8這就難得我不寒心了。9瞎嚷狂吠。10莫明其妙。11掘起公堂。12哈哈，氣死我也13看了痛心。14把棺材裏的拖出來。15無聊！無聊！16猖獗不已。17架子擺得太虛。18擺臭架子。19生存活

刺。20卑鄙。21好像個傀儡了！你媽媽的私處。

志華按：何謂批評——係指讀者意略加刪改而後，全文見十二期「論草」

二 文學是無時代性的（及其他）

——「金屋月刊」嘉言鈔

「金屋月刊」袁宏道公曰：總之，我們決不承認藝術是有時代性的，我們要打倒有時代觀念的工具的文藝。

「章克標先生曰」為什麼我們不能時時刻刻在夢中呢？為什麼我們不能不歇的做事呢！

來吧！要情人的，可以有你夢裏的愛。要名聲的，可以有你夢裏的榮耀。要金錢的，可以有你夢裏的財富。要權勢的，可以有你夢裏的高貴。

我們要沉睡在噴火口上獻夢。

「浩文先生曰」時常看見有些人的文章裏，帶了輕蔑的口吻說，「吟花咏月的詩人」。這在我們看來他根本是淺學，他根本沒有懂詩。

因為我們的詩是一座永久的建築。我們要造這座永久的建築，所取的材料至少得堅固到能永久；但是，那一樣人的東西不會消滅，祇有自然界的一切才能世世代代常存。花謝了復開，月入了復出，雲散了復聚，風停了復起。

所以，自然界的一切，乃是詩最好的材料。

「章克標先生又曰」文藝有牠獨特的標的，這個所謂獨特的標的，是內在文藝的本質裏，決不是由外面可以去決定的。除去爲文藝的本來目的以外的一切行動，不是和站在大道上漫遊於看狗打架貓咬尾一個樣子的傻氣麼？

「方光蕪先生曰」所謂革命文學也者，我以爲中國還沒有什麼革命，有什麼革命文學之可言——革命文學須在革命以後，才有產生之可能。

三 最尖銳的作家與評家

「樂華月刊的作家馬南允生的通信摘要」

「我向來是主張勞動者應該有直接寫自己的生活的作品，勞動者應有自己的文學。」

「我是一位貧賤的兒子，所以，我自己要寫真正的普羅作品，我本來應該做一位新的戰士。」

「我現在寫經過的作品，自然是最新了的。」

「總之，短篇是我過去的反抗作品，以後的差不多都是有力的大長篇。」

章克標：馬南允生是在創作集前面附上「新興文學與創作的人」。

「樂華月刊的作譯家陳水先生自序摘要」

「我（原文作者譯者）不但是專門研究，在五國的文字上用過功，並且也在大學教了不少

的年數的書，深知此道的内幕。

「這本書的翻譯是很用過心的，自信是一點錯誤也沒有」。

「樂華月刊主編者張寶平先生向跟不上的人說道」

「看看我們的作品，自命是普羅作家的有幾個及得來；不要自己跟不上，便厭人家太早太快，望着人家走去。」

一九三〇年二月八夜

編輯後記

「巴爾底山」第一期好容易在今天出現了。我們自己有點高興，但也很抱歉。因爲第一期的稿件，編好已久，到現在才送給讀者們，多半已失去時間性了，這雖然大都爲種種困難所限制，而我們自己底行爲尚未充份的紀律化，也是應當受責備的。但至少，這文化領域內的巴爾底山隊，總算已經組成基本的隊伍，可以進出到這階級的社會戰中，爲支持一方的戰線的一個小小的支隊了。

現在就將基本的隊員，公佈如後：

德諒	N.C.	致平	魯迅	黃棘	雲峯
志華	溶爐	漢年	端先	乃超	學謙
白菲	鬼牌	嘉生	芮生	華漢	饒我
霍菲	蓮子	待析	柔石	王泉	子民
H.C.	連柱	洛揚	伯年	黎平	東周

但以上只是基本隊員，我們是隨時希望有新的隊員來加入的。無論什麼人，只要有戰力，有加入我們隊伍在共同目的下作戰的志願，都請快快寄稿子來。投稿項目請看徵稿啓事。

編者，一九三〇，四，七日。

本刊徵稿啓事

本刊徵求下列各種稿件——

- (一) 關於國際及國內時事的論文
- (二) 社會各方面的解剖和批判
- (三) 國內各種文化現象及思想底底解剖和批判
- (四) 文藝現象批判
- (五) 社會的諷刺詩和諷刺畫及各地通信

字數不論長短（但不得超過一萬五千字），在本刊發表後，每篇致送本刊常期五份，暫無現金報酬。

稿件及關於本刊的信件，由光華書局轉。

五一本刊特別徵稿啓事

本刊第三期，適逢偉大的「五一」，即人等預備出一特號來參加中國工勞界集會于牠的紀念。希望大家惠賜關於「五一」的論文及記載等文字。

巴爾底山

第一卷第二號

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出版

每月發行三次
每期刊定價五分
預定全年二元
本期特價一角

上海巴爾底山社出版

起來，紀念五一勞動節！ 谷隆

這是盡人皆知的，五月一日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被壓迫搾取的，天天過着非人生活的，社會之最下層的階級，開始覺醒，開始聯合自己階級之各員向資本家階級，資本家的統治表示反抗的一天。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在年年的這一天，放下工作，走出廠門門口，飄揚「萬國的勞動者，團結起來！」的旗幟，向街頭，向城市，湧進出來，作偉大的，使資本家階級發抖的遊行大示威的紀念日。

這一天，無產階級表示其階級的威力，檢閱其巨大的隊伍，並偵察敵對階級底行動，年年地反覆舉行，一直來到其完成歷史的偉大的使命底那天為止。

這是世界革命的大狂風暴雨將近吹來的信號，這是全人類底新社會行將實現的前徵；偉大的五一，革命的五一！

這一天，一九三〇年的五月一日，現在又

臨到我們底面前！

我們將怎樣紀念牠呢？我們應擷取今年五一的特殊的意義，作我們紀念五一的指南。

從世界的規模來看，今年的全資本主義的體系底情形是怎樣呢？是不是比前年更形穩固，更見向前發展呢？只要看一看世界每天所發生的種種事實，我們就不得不給他一個否定的答案。

自從前次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底大破壞以後，資本家階級雖買收了叛階級的社會民主黨人底忠誠，而得漸次的把勞動者階級鎮壓下去，暫時的回復了其戰前的原氣，然而資本主義自身究竟已是腐朽了，已經不能與向前發展的生產力相調和一致，反而障礙牠底前進，阻止牠底發展。不看見生產合理化底結果麼？一方面發生了大量的商品與狹隘的市場底矛盾，他方面發生了資本家階級繼續不斷地向勞動者階級底生活狀態進攻，而使之不能再繼續地在

現存狀態下生存下去。前者使資本家的國家間發生為爭奪市場，重新分割殖民地的猛烈的鬭爭，惹起第二次的帝國主義的戰爭，使資本主義的體系根本動搖起來；後者使國內的階級鬥爭格外尖銳化，不僅就業勞動者底生活水準之低落，失業勞動者底無限的增大，且激烈地使中小資本破產，廣大的農民羣衆貧窮化，其結果社會之兩大階級底對立愈形分明，急速地走向最後的決鬥去。

資本家階級要脫出這個經濟的絕路，作最後的掙扎的只有一法，只有更加緊地剝削並鎮壓殖民地民族，更加緊地剝削勞動者階級，剝奪其一切政治的權利，使之為馴良的奴隸，以及更陰險地進攻蘇俄，破壞社會主義的祖國；增加軍備，研究殺人利器，預備作最後的掠奪

目錄

起來，紀念五一勞動節
去年柏林五一紀念實
五一與文藝
米價問題
誰利用自由大同盟
評「俄羅斯研究」第一號
想對「左聯」說的幾句話
可憐的最後掙扎
紀念「五一」
鬼鄉隨筆
「改進學風」及其他
百台君的作用
通信

谷隆 廖正 陳非 杉平 伯元 菊章 嚴元 惠鄰 保聖 麗芷

戰爭，以滿足其貪婪無嫌的利潤慾，支配狂。什麼國際聯盟，什麼非戰公約，什麼賠款會議，什麼倫敦海軍會議，這一切都無非是為欺騙勞動者大衆而遂行其進攻蘇俄及擴張軍政政策之裝飾品而已。

資本家階級雖這樣地着着剝削勞動者，壓迫殖民地民族，一心要破壞社會主義的蘇俄，並準備帝國主義間的掠奪戰爭，然而無產階級，殖民地底被壓迫民族以及社會主義的蘇俄也不是任人擺佈的工具，他們有着十月革命的祝禱，有着中國革命底洗禮，有着社會主義的建設底偉大的成果，堅決地走向革命的大道，準備着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作最後的決算！印度底無產階級底英雄的進出（不是甘地一派的國民黨！）朝鮮民族底全體的奮起，菲列濱，安南底革命運動底勃發，以及其他諸被壓迫民族之奮起，將在這一九三〇年劃一新的時期。再看各國無產階級底陣營，德國自從去年五一的柏林流血鬥爭以後，經過八一的偉大的行動，工人階級完全明白了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反階級性，一齊地走向真正無產階級的政黨的K. P. D. 來了，更加楊格計劃實施的負擔都加在德國勞動者底肩膊上，使他們求死不得，只有積極地參加革命的工作，作最後的決鬥。英國雖在麥克唐納的所謂工黨底統治之下，然而失業者天天在增加，罷業是天天在醞釀

之中；法國也是同樣；即以號稱「繁榮」的美國，也鬧着失業者累增，市況低落恐慌，大罷工，大遊行，在美國的各地發生着。日本自從一月金解禁以來，表面上雖似安靜，然而經濟恐慌之深入，農村破產的危機，正在天天的



冯淑淋作

尖銳化起來，這便日本的勞農羣衆向走鬥爭的大途，爲建立無產階級的先頭部隊而再激再勵的進行猛烈的鬥爭。

凡此一切都表示些什麼呢？表示出目前的世界情勢是刻刻的走向世界革命的前途！

統觀社會主義的蘇俄吧。她雖被四圍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天天踞踞在敵心底中傷，摧殘和陰謀底殘害之中，然而富於創造力的無產階級是決不對此而畏首尾的，自從實施偉大的五年計劃這個意識的經濟政策以來，不僅在工業上保證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底鞏固性，即在資本家的新聞天天咀咒的農業問題，也已得到了走向社會主義的經營去的保證，打破了資本階級之蘇俄將自行消滅的幻想，確棄了右傾派底怯弱無比的預言。只有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底前程，一切的中傷，曲構，造謠，咒罵是不能阻止歷史底前進的！

我們再來看一看中國的現狀吧。帝國主義底侵略比前更甚了，什麼關稅自主，收回領事裁判權，修改不平等條約等等，那一件不是自欺欺人的事呢？民族工業底接連的宣告破產，運輸事業底每况愈下，農民經濟之極端的破壞，幾百萬幾千萬的災民在餓死流離，而又有不斷的軍閥混戰，爆發復爆發的反復着！在這樣的狀態之下，當然是只有餓死與求生——革命的二條大路了。所以雖有最殘暴的最慘毒的大屠殺和征伐，而兩湖，兩廣，福建，江西，河南以及首都下的江蘇，都發生了農民的大暴動，建立蘇維埃的政權，且漸次擴大深入而誘致中國大動亂的前途。城市工人呢？他們在帝國主義民族資本家與軍閥官僚底三重四

軍的剝削壓迫之下，沒有生活保障，沒有集會自由，只有飢餓，打死，慘殺，餓死的自由。雖然，高壓政策，恐怖手段，欺騙計略，類此的一切，是都不能解決現實的生活問題的，是不能永久的鎮壓得勞動者之沈默的。自從去年以來，中國各地的大都市的工人運動不是擴大而領導着中國民族底解放運動麼？這一城市工人與鄉村農民底聯絡，不消說是解放中國之唯一部隊，是完成中國革命之唯一的主體。

這是一九三〇年五一節的全世界的概略情形。革命的階級已在各國各地發動着！偉大的五一，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檢閱隊伍，開始攻勢的五一，這不是引發大爆發底大舉麼？我們聽聞在莫斯科，在柏林，在巴黎，在倫敦，在紐約，在東京，在上海，一言之，在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皆高揚鮮紅的大旗，喊着吶喊，將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擁護社會主義的祖國！推翻資本家的統治！援助中國革命！世界革命萬歲！社會主義的祖國萬歲！」的口號；我們聽聞全無產階級底奔進的步武踏着大地的聲音，我們聽聞清軍的喇叭！

起來，全中國的被壓迫民衆，參加今年的五一大游行，準備完成中國的革命！

一九三〇，四，一四。

去年柏林「五一」紀實

廖非

是在去年十二月最後的一個星期日，一個剛從監獄裏出來的朋友，一個鐵廠的工人，我向他說，「我們快要過年了，」他答應說，「我們的年早已過了，還過什麼年！」

是的！我們的年早已過了！我們的年是在雷鳴般的大砲機關槍聲中，在血肉飛迸的鬥爭中過的。

赤色五月快到了，這就是我們的正月！那最初的一天，勞動節，May Day，世界的無產階級兄弟們不知道流傷了幾許血液，拋擲了多少頭顱。這是不能夠忘記的，不應該忘記的。現在是世界革命第三時期，也就是社會法

西斯主義掃蕩尾巴的時期。去年柏林「五一」屠殺，就是他們幹的。「五月一號嚴禁一切示威運動」，發這命令的是社會民主主義者賊兒義背爾。

是五月一號的早晨。柏林大街小巷，都充滿了工人；同時一切空場，屯聚起數不清的刺刀，軍警汽車，往來如梭。工人街的警備，真是不遑風一樣的緊密。這種對「五一」節示威運動的警察力的大動員，是帝政時代所未會有的。

但這對於戰鬥的柏林工人，沒有問題。刺晨九點鐘，依預定計劃，各處都開始了示威運

動，每次警察隊趕散他們之後，人數每次增加起來了。尤其在工人區域——維丁，廣漠必托，尼得爾海納法托，及黎喜天堡——有最激烈的不斷的煽動演說。其總數過十萬以上。警官隊很早就開始攻擊了。他們用的是快槍，手榴彈，武裝汽車隊等。

正午過後，集合在德國共產黨底「卡爾·李卜克內西館」前的工人，突遭射擊，有許多負傷者，玻璃也全都破壞了。但各處的示威非但不消沈，反愈形激昂，直到天黑，在維丁及納克讓的工人們，為保護自己的部署，築起防禦開始巷戰了。到了夜裏，警察更顯其殘酷手段，數時巷戰，其猛烈程度，誠說是一九一八年以來，柏林第一次所經驗到的。

勇敢的鬥士們，為防禦警察汽車襲擊工人區域築起了防禦，但他們對付的是備有機關槍的裝甲列車與探照燈。維丁由午後五時至十時呢納克讓直到深夜，戰鬥仍繼續着。防務終為警官佔領了。這次巷戰中，犧牲者九名，負傷者百有餘名，逮捕的千名以上，其中有很多婦女與少年。

可咒的惡夜過去了。翌朝黨黨發行的德國共產黨機關誌「紅旗」舉出很多例子，投諸警察的槍擊與殘酷，對責任者之政府當局，尤其是轉變為社會法西斯的社會民主黨挑戰。全體工人更都激昂起來了。直到二號，示